

创业史

題 叙

一九二九年，就是陝西飢餓史上有名的民國十八年。陰曆十月間，下了第一場雪。這時，從渭北高原漫下來拖兒帶女的飢民，已經充滿了卜堡村的街道。村里的廟宇、祠堂、碾房、磨棚，全被那些操着外鄉口音的逃難者，不分男女塞滿了。雪後的幾天，卜堡村的人，每天早晨都帶着耷頭和鐵鍬，去掩埋夜間倒斃在路上的無名尸首。

莊稼人啊！在那個年頭遇到災荒，就如同百草遇到黑霜一樣，哪里有一點抵抗的能力呢？

這卜堡村倒好：在渭河以南，是沿着秦嶺山腳幾百里產稻區的一個村莊。面對着黑壓壓的終南山，卜堡村座落在黃土高原的崖底下。大約八百戶人家的草棚和瓦房，節節排排地擺在綠水的湯河北岸上。住在那些草棚和瓦房里的莊稼人，從北原上的旱地里，也沒撈到什麼收穫。不過，他們夏天在湯河南岸的稻地里，收割過青稞；秋天，他們又從湯河上上下下的許多獨木橋上，一担一担挑過來沉甸甸的稻捆子。人們說：就是這點收成，吸引來無數的受難者。

每天從早到晚，你看吧，衣衫襤褸的飢民們，凍得縮着肩膀，

守候在庄稼院的街門口。他們不知在什么地方路旁折枝，挾在胳膊底下，防着惡狗。他們訴述着大体上类似的不幸，哀告救命。有的說着說着，大滴大滴的热泪，就从那枯黃的瘦脸上滾下来了，寻問：有愿意收養小孩的人嗎？这情景，看了令人心酸。多少人，一見他們就躲开走了。听了那些話，庄稼人难受地回到家里，怎么能吃得下去飯呢？

但是前佃戶、湯河南岸稻地里的梁三，那人特別心硬。他見天从早到晚，手里捏着一巴掌长、安不起嘴子的烟鍋，在飢民里找人似地滿村奔跑。梁三是个四十岁上下的高大汉子，穿着多年沒拆洗过的棉袄，袖口上，吊着破布条和烂棉花絮子。他头上包的一块头巾，那个肮脏，也象从煤灰里搽出来的。外表虽然这样，人們从梁三走步的带劲和行动的敏捷上，一眼就可看出：他那强壮的体魄里，蘊藏着充沛的精力。下堡村的人对梁三在飢民群里鑽来鑽去，发生了怀疑。

几天以后，人們终于看出梁三活动的規律了，他总是紧追着飢民里头帶小孩的或不帶小孩的中年妇人跑。有人推測：熬光棍熬急了的梁三，恐怕要做出缺德的事情吧？但是，梁三不管旁人怎样看，他只管他一本正經地听着逃荒女人們在庄稼院門口訴述不幸，并且在脑子里思量着那些話，独自点着点，显得异常認真、严肃。

有一天，梁三从湯河南岸过来时，竟变成了另一个人：剃了头，刮了有胡楂的脸；在他的头上，他哥梁大借給他走亲戚时戴的瓜皮帽，代替了肮脏头巾。他的旧棉袄也似乎补綴过了。啊！原来梁三竟在人不知鬼不觉中重新成家了——看吧！他喜得閉不上嘴，伸开两只又长又壮的胳膊，輕輕地抱起一个穿着亡父丢下的破棉袄、站在雪地上的四岁孤儿了。一个渾身上下滿是补

釘和爛棉絮的中年寡婦，竟跟他到湯河南岸的草棚屋里過日子去了。

梁三的草棚屋，座落在下堡村對岸靠河沿那幾家草棚戶的東頭。稻地里沒有村莊，這邊三家那邊五家，住着一些在鄰近各村喪失盡生存條件以後搬來租種稻地的人。也有一些幸運兒，後來發達起來，創立起家業，蓋起了莊稼院。整個稻地——從湯河出終南山到它和北原那邊的澆河合流處，這約莫三十里長、二三里寬的沿河地帶——統統被人叫做“蛤蟆灘”；因為暖季的夜間，稻地里蛤蟆的叫聲，震天价響，響聲達到平原上十幾里遠的地方。梁三是他爺從西梁村用擔籠把他挑到這個蛤蟆世界來的。他爹是下堡村地主楊大財東的最講“信用”的佃戶，一個和梁三一樣有力氣的莊稼漢。老漢居然在他們落腳的草棚屋旁邊，蓋起了三間正房，給梁三娶過了媳婦。老漢使盡了最後的一點點力氣以後，抱著兒子梁三可以創立家業的希望，心滿意足地辭別了人間。但是梁三的命运不濟，接連着死了兩回牛，後來連媳婦也死于產後風。他不僅再租不到地了，就連他爹和他千辛萬苦蓋起的那三間房，也拆得賣了木料和磚瓦了，自己仍然獨獨地住在他爺留下的草棚屋里。現在，在那三間房的地基上，拆房的第二年出生的榆樹，長的比那殘缺的土圍牆還高了，已經有梁三的大拇指頭那麼粗了。

自從死了前妻，草棚院變得多么荒涼啊！多么冷落啊！那個向西的稻草棚屋，好象一個東歪西倒的老人，蹲在那里。土圍牆有的地方在秋天的霖雨中垮了，光棍主人沒心思去修補它；反正院里既沒有豬羊，又沒有鷄鴨，哪怕山狼和黃鼠狼子夜里來訪問呢？院里茂草一直長到和窗台一般高低，梁三也懶得鏟它，鏟它做什麼呢？除了他自己，誰又進他的街門呢？好！現在，梁

三領了个女人回来了，他的草棚院就有了生气罗。邻居几家姓任的男人們，早帮他鏟淨院里的枯草了，女人們也帮他打扫了那低矮而狹窄的草棚屋罗。大伙笑說：嘿嘿！从今往后，梁三的案板上和小柜上，再也不会总是盖着一层灰尘了。

四十岁的梁三竟和小孩一样，掩飾不住內心的兴奋。他热情地給外乡女人找出一些前妻遺留下的旧衣服，要她换上。他还要她馬上給可怜的孤儿，改修一条棉褲呢！看娃那麻秆一样瘦的光腿，在那件不合身的破棉袄下边，冷得顫抖呀！梁三甚至当着邻居男女們的面，对外乡女人夸起海口来了：說他是有力气的人，他将要尽他的力气跑終南山扛椽、背板、担炭、砍柴；說他将要重新买牛、租地、立庄稼；說他将要吧孤儿当做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模一样撫养成人，創立家业哩……

“我不会撒謊！宝娃他媽，你信我的話吧？”

“我，信……”外乡女人用眼睛打量了一眼新夫强壮的体魄和热忱的面孔，在生人面前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大約是由于飢餓和痛苦的摧殘吧，那忧郁的、蜡黄的瘦长脸上，暂时还不能反映出快活来。

“唔，”梁三略微有点失望，說，“你，日久見人心……”

梁三捉摸女人这时的心情是复杂的，不好和她多說什么。他轉向宝娃表示他对新人的热情。这孩子乍到这陌生的草棚屋里，一直拘束地端端正正坐在炕边，怯生生的望望这边，又望望那边，一时还弄不清楚这是怎么一回事哩，眼睛竭力躲开站在脚地来看喜事的小孩們。

“宝娃，”梁三热心地走到炕边說，“等你媽給你改好褲子，你就能出去和他們一块耍，噢！”他指着脚地站着的小孩們。

“我不去。”宝娃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指，低低說。

“为啥？这稻地水渠里有白鹤、青鹤、鹭鸶和黄鹌，还有雁哩。你们渭北老家那里有吗？”梁三笑嘻嘻地说着，竭力把这个地方说得好些，使母子俩把心安下来。

“我不去。”宝娃固执地说，“我駭怕……”

“怕啥？水鳥不伤人的，傻瓜！”

“我怕狗……”

“啊啊，”梁三忍不住笑了，“衣裳新了，狗还咬你吗？……”

梁三的一只树根一般粗糙的大巴掌，亲昵地抚摸着宝娃细长脖子上的小脑袋。他亲爹似地喜欢宝娃。这娃子因面黄肌瘦，眉毛显得更黑，眼睛显得更大，那双眼里閃爍着儿童机灵的光芒；俗話說：“三岁就可以看出成年是啥样！”梁三挺滿意他。

在最初的几天，总有男人們和女人們，跑到梁三的草棚屋来看望。他哥——卖豆腐的梁大、邻居老任家的人們，是不要說的了；就是上河沿的老孙家、老郭家，皂龙渠老馮家、老李家，最后連官渠岸南边旱地边沿那些自耕戶和半佃戶，也来看过了。这个进去，那个出来，末了都聚集在街門外边的土場上說笑。男人們带着抑制不住的兴趣，要和梁三开几句玩笑。这当然显得很不够尊重；但是梁三新刮过的脸上，仍然露出一種自負的笑容，那神气等于明明白白向庄稼人宣布：

“唔，当成我梁三这一輩子就算完了嗎？我还要創家立业哩！”

几天以后，無論在下堡村还是在蛤蟆滩，人們白天再也見不着梁三了。而在蛤蟆滩随便哪个草棚院外边向太阳的牆角下，在下堡村的大十字、郭家河、王家桥头几处人稠的街口上，庄稼人們津津有味地談論着梁三的外乡女人。

“啊，是个好屋里家哩！”有人贊賞地說，“手快嘴慢，听口气

是个有主心骨的。娘家爹媽都是这回災荒里餓翻的，哥嫂子都各顧逃生了。婆家这头，男人一死，貼近的人再沒了，自己帶着娃子，从渭北爬蜒到这南山根儿来。很不容易哩！”

“大約是和梁三有夫妻的緣分，老天爷才把她赶到这湯河边来的。光这一个小娃嗎？”

“說是还有一个閨女来，路上又餓又冻，得了病撂了。”

“呀呀！可怜的人呀！心疼死罗！有多大年紀呢？”

“嘴說三十二，看起来四十开外。……”

“瞎拍嘴！瘦得皮包骨头，又在逃難的路上，风吹日晒，从相貌能多看十岁！等吃起来精神再看吧！”

“听說穿着梁三的寬大褲子，是嗎？”

“可不是呢！褲子寬大是寬大，倒也罢了。光是烂棉袄換不过，实在叫人看了難为情。要不着梁三紧着往終南山里头鑽呢！那母子俩，不是画片上的人哪！不能貼在牆上呀！他們要吃要穿呀！……”

全村都卷入了关于稻地里梁三“拾”婆娘的爭論。一部分人認為：曾經被命运打倒了的梁三，总算站起来罗。他也許会創立起家业来，那孩子过些年就成他的帮手了；要是外乡女人在他的草棚屋里生养下一个两个，那光景就更有奔头。但是另一派人却不相信世上会有那么便宜的事。哼！不花一个小錢就把婆娘領到屋里去了。他們拿自己的脑袋打賭：說在換过年头的时候，不定那女人的娘家弟兄来寻她，不定她前夫的門中人来寻宝娃，也不定女人不遂心的时候，鬧着要回渭北老家去……总之，梁三的草棚屋断然不会平靜的。

“咱們等着瞧吧！”这是两派人共同的話。

見天挑着豆腐担子，滿下堡村轉来轉去的豆腐客梁大，很关

心人們对他兄弟的这样看法。他的大耳輪逮住了这类言論的每一句話。一天深夜，梁三从終南山里担木炭回来了。他进山担木炭和进城卖木炭，都是鷄叫起身，深夜才回来。梁大鬼鬼祟祟站在街門外，把兄弟从草棚屋叫了出来，弟兄俩在黑暗中朝稻地中間綉着枯草根的小路上走去了。……

第二天，梁三就沒进城卖木炭去。他一早上了湯河上游离下堡村五里的黃堡鎮。庄稼人吃早飯的时候，有人見梁三提了一筐子豆芽、白菜和粉条，另一只手提了約莫一斤的一瓶酒，回到家里。整个上午，梁三在下堡村街道上跑来跑去。你这一刻見他在大十字，过一刻，他那高大敏捷的身軀，就象能飞一样，从王家桥的街口閃过去了。他的样子十分繁忙、十分紧张、又十分神秘。有人叫住他，想問問他和外乡女人过得怎样。他一边走，一边調头匆忙地說：

“我忙着哩，改天……嘻嘻……”

天黑定了。湯河丸石和沙子混合着的河滩上，挺神秘地出現了一粒豆大的灯火光。五个男人、一个女人和一个小孩，冷得簌簌发抖，在那里聚齐了。

梁三树根一般粗糙的大手，小心翼翼地捧着早晨从鎮上买来的一尺紅标布。他感激地說：

“众位乡党，为俺們的事，受冷受冻……”

“甬說了，甬說了。俺們冷一刻有啥呢？”

“但愿你两口，白头到老，俺乡党們也順心……”

“就是这話。对！說得对！”

“天星全了，快动手吧！”

于是，下堡村那位整个冬天忙于給人們写卖地契約的穷学究，戴起他的老花眼鏡了。他俯身在一块磨盘大的石头上①，

把那块紅标布鋪展开来了。梁三在一旁恭恭敬敬地端着灯籠，其余的男人蹲在周围。大伙眼盯着毛笔尖在紅标布上移动。

把毛笔插进銅笔帽里去，戴眼鏡的穷学究，严肃地用双手捧起写满了字的紅标布，从头至尾，一句一頓地念了起来：

立婚書人王氏，原籍富平南刘村人氏。皆因本夫夭亡，兼遭災荒，母子流落在外，无人撫养，茲值飢寒交迫，性命难保之际，情愿改嫁于恩人梁永清名下为妻，自嫁本身，与他人无干。本人日后亦永无反悔。随带男孩乳名宝娃，为逃活命，长大成人后，随繼父姓。恐口无凭，立婚書为証。

当念毕“恐口无凭，立婚書为証”的时候，人們的眼光，不約而同地都集中到宝娃他媽沉思細听的瘦长脸上了。

“行吧？”代笔人問。

“行。”王氏用外乡口音低低答应。

两只瘦骨嶙嶙的长手，亲昵地撫摩着站在她身前寸步不离娘的宝娃的头，王氏婦人的眼光，带着善良、賢慧和坚定的神情，落在梁三刮过不久的有了皺痕的脸上。

“我說，宝娃他叔！这是餓死人的年头嘛，你何必这么破費呢？只要你日后待我娃好，有这婚書，沒这婚書，都一样嘛。千苦万苦，只为我娃……长大……成人……”

她哽咽了，說不成声了。她用干癟的手扯住袖口揩眼泪了。所有的人都凄然低下了头，不忍心看她悲慘的样子。

一股男性的豪壯气概，这时从梁三心中涌了上来。在这两

① 按照迷信的說法，写过寡妇改嫁契約的地方，連草也不再长，所以在河滩。

个寡母幼子面前，他突然觉得自己是世界上一个强有力的人物。

“咱娃！”梁三斩钉截铁地大声改正，“往后再甭‘你娃’‘我娃’的了！他要叫我爹，不能叫我叔！就是这话！……”

在说合人、婚证人和代笔人，一一在红标布上自己的名字底下，画了十字以后，人们到梁三的草棚院里，吃了豆腐客梁大忙了一整天准备下的一顿素饭，说了许多吉利话，散了。……

……一九三〇年春天，撒布在汤河沿岸产稻区的飢民，好象季候鸟一样，在几天里都走了。人们注视着稻地里梁三的女人，看她是不是经常向北原那边的远处遥望。女人们带着针线活，到梁三的草棚屋去，用话语试探她，看她是不是怀念着渭北的老家。

不！这女人的一双小脚无事不出街门。她整天在屋里给跑山的男人收拾破鞋、烂袜子和毛裹脚带。梁三的光景是艰难的，连脚地和街门外从前种地时做场面现在种菜的地皮算在一块，统共一亩二分。他全指望苦力过日子。春天，城里人不烧木炭火盆了。到深山里运木料的路还没有解冻以前，梁三只好在山边上割茅柴，到城里或黄堡镇上去卖。常常要等梁三带回来粮食，女人才能做饭；但是她不嫌他穷，她喜欢他心眼好，怜爱孩子，并且倔强得脖子铁硬，不肯在艰难中服软。这对后婚的夫妻既不吵嘴，也不憋气。他们操劳着，忍耐着，把希望寄托在将来。邻居老任家有人曾经在晚饭后，溜到那草棚屋的土墙外边，从那小小的挡着枯树枝的后窗口偷听过：除了梁三疲劳的叹息，就是两口子谈论为了他们的老年和为了宝娃，说什么他们也得创立家业。……

十年过去了。

拆掉三間房的地上长起来的那棵榆树，現在已經有碗口粗了。它的枝叶已經同梁三他爷和他爹在土围墙外面栽起来的那些榆树和椿树的枝叶，在几丈高处连接起来了。它們象所有庄稼院周围的庭树一样，早已开始給院子很大的蔭凉；但人事的发展，却远远的落在大自然后头——院里依然空蕩蕩的，在街門里的东首一角，灰溜溜的蹲着那个破草棚屋。

家业沒創起来！

五十多岁的梁三老汉累弯了腰，頸項后面肩背上，被压起拳头大一块死肉疙瘩。他得了冬天和春天很厉害的咳嗽气喘病，再也沒有力气进那終南山了。終南山养活了他几十年。別了！亲爱的終南山啊！

宝娃长成十四岁的人罗。紅脸、浓眉、大眼睛、身派不低，一眼看上去，就知道能出息一个結实的庄稼汉。接受了繼父和他媽給他的足够教导以后，十四岁的少年人，有信心地投入了生活，开始給下堡村呂二财东家，熬半拉子长工了。

那年正月十二上工。正月十五黄昏，宝娃从财东家回到稻地里的草棚屋过灯节。娃一句話沒說，趴在小炕沿上，抱住小脑袋嗚嗚直哭。

媽，已經四十几岁，溫良賢慧地走到眼前，搬搬儿子的肩膀：

“宝娃，你怎哩？”

“嗚嗚嗚……”宝娃只哭不回答。

“好娃哩，甭哭。”媽摸摸他包头巾的小脑袋。“你給媽說，你是不情愿熬长工嗎？要是不情愿，叫你爹退工去，等你大上二年再……”

“嗚嗚嗚……”宝娃边哭边摇头。

“那么是怎哩？东家对你不好嗎？”

宝娃哭得更厉害了，一声比一声更凄惨。

“好娃哩！你甭尽哭嘛！到底是怎回事，你給媽說！”

宝娃站直起来，擰过身，满脸眼泪和鼻涕，断断续续开始說：

“我……蹲在……房檐底下……吃飯，嗚嗚嗚……”

“說，說下去，甭哭哩！”

“財东娃……从地下……抓起……一把脏土，嗚嗚嗚……”

“抓起一把脏土怎哩？”

“撒在……我……碗里头，嗚嗚嗚……”

“为啥哩？你惹他来嗎？”

“我……沒，……財东娃……欺負人……人哩！”

一直关切地站在旁边的梁三老汉，脸色气得鉄青，現在接上嘴，憤怒地問：

“那么，那碗飯怎弄来？”

“財东叫……倒在……猪槽……槽哩……”

“財东沒管教娃嗎？”

“光……說了……兩句，嗚嗚嗚……”

于是原来十分憤怒的老两口，气平了下来。老两口商量：既然飯倒給猪吃了，財东又說了自家的娃几句，也就拉倒算啦。給人家干活，端着人家的碗，只要能过去就过去了。

“娃呀！”媽撫摸着宝娃的头，教育剛入世的少年說：“你不懂事哎！咱穷人家，低人一等着哩。要得不受人家气，就得創家立业，自家喂牛，种自家地……”

“着！”梁三老汉在旁边肯定說，“就是这話！先喂牛，种財东家的地，后……就是你媽的那話。明白了嗎？”

就这样，可怜的宝娃上了庄稼人生活哲学的第一課。到十

八岁的时候，他已经对庄稼活路样样精通了。在下堡村，他的工资达到成年人的最高数目。他暗自把长工头当做老师傅，向他学会了所有的农活，包括最讲技术的撒种……

光阴似箭：到了给吕二财东干活的第三年夏天了。一天晚上，晚饭以后，夜色苍茫中，宝娃竟用腰带牵了一头小黄牛犊，过了汤河，回到草棚院里来了。

“这是怎么回事？”罗锅腰的梁三老汉迎上去，预感不祥地问。

“吕老二的大黄牛死哩。”宝娃满意地笑着，把小牛犊拴在那棵碗口粗的榆树上，又说：“牛犊太小，他家怕没奶吃饿死哩……”

“给了咱了？”脸上已经有了皱纹的妈，高兴地问。

“给了咱了？你也不思量思量！吕老二的东西嘛，就是一根折针吧，还有白给人的吗？人家叫他吕二细鬼哩。”

继父和妈都惊呆了。他们同声问：

“那么是怎么回事呢？”

“我掏五块硬洋买的。他在咱工钱里扣。”

“啊呀呀呀！我的傻娃呀！你就给咱往下办这号事啦？”梁三老汉经受不起这个打击，脸也变灰白了，弯弓似的脊背靠着土墙蹲下去，已经有了几根白头发的脑袋，也搭落下去了。

宝娃妈见老汉那样子，难受得简直要哭起来。

“你呀！”她痛心地质问儿子，“你也不小了，做事怎这么没底儿哩？你不思量，人家吕老二还怕饿死，到咱家里就不怕饿死了吗？再说，你一定要买，也该回来和你爹商酌商酌嘛。你心胆太大了！呸！该死的吕二细鬼，你欺骗俺娃年轻！”

梁三老汉重新站了起来，向前跑了两步，向儿子伸出两手，以按捺不住的激动，计算着五块银洋的价值，买成玉米能吃多少

日子，买成布能做多少衣裳，买成柴能烧多少个月……。而現在，他指着在生疏地方惊慌不安的小牛犢，焦急万状地說：

“咱要这个軟囊囊的东西，做啥哩嘛？”他抖擻着两只瘦长的手。可怜的穷老汉簡直活不下去了。

宝娃媽，坐在拆过三間房但是依然保留着丸石的台阶上，哭起来了。她拿起衣襟揩着眼泪，想到家境的貧困，想到自己带来的儿子惹繼父难受，想到儿子刚出世面就不稳当，她忍不住为自己的不幸的命运落泪……

但是，宝娃不慌。他甚至很自信地嘲笑着娘老子庸人自扰的样子。梁三老汉冲到榆树跟前解牛犢，要去找呂老二梅退，宝娃挡住他。充滿自信心的小伙子，这才把自己和繼父不同的算賬方法，告訴了老汉。

“爹！你那是个沒出息的过法，”小伙子口气很大地笑着，一只手握住繩子不讓老汉解。“照你的样子，今輩子也創不起业来。熬长工的人嘛，要攢多少年，才有买一条大牛的钱呢？这牛犢几块钱，叫俺媽用稀米湯喂上。大了点，你就从渠岸上割草喂它。几年以后，咱就有大牛了。”

几句话說得老汉松了手。小家伙原来是打着种庄稼的主意啊！

“活得了嗎？”老汉惶恐地問。

“死了拉倒。这才几个錢。你年輕时，不是說大牛也死过两条嗎？”

老汉低了头，羞愧难当地走开了。他一时窘得不知道到哪里去、做什么。他心里慚愧自己光是体力强壮，一輩子牲口一般掂重东西，心眼却远不如这个刚出世面的小伙子灵巧哩。

宝娃媽見老伴不再抱怨了，揩了眼泪，換了笑脸。……

又过了三年。雄心勃勃的宝娃果然做好了种庄稼的一切准备——陆陆续续从下堡村破产的农户手里，拾便宜置买下几样必要的农具。小伙子又在土围墙里老草棚屋对面，搭起两间稻草棚棚。里间盘了炕，他自己睡，外间盘了槽，拴着那条已经长大、引起许多人羡慕和嫉妒的大黄牛。梁三老汉喜欢不尽。宝娃妈到蛤蟆滩的第五个年头生了一个闺女，这时已十多岁。老汉实践诺言，把小闺女订亲出去，拿她的财礼给宝娃买下个童养媳妇——一个穷佃户的十一岁闺女。从那时起，宝娃就随继父姓，按豆腐客梁大的两个儿子是“生”字辈，起了官名叫梁生宝。他成了大人了。……

梁生宝创家立业的锐气比他继父大百倍！他头一年就租下吕老二的十八亩稻地，并且每亩又借下二斗大米来买肥料——油渣或者皮渣。小伙子和老汉破命干了一年，在最繁忙的夏天，生宝从地里回来，要蹲在铺着被儿的炕上吃饭，要不然吃饭中间一瞌睡，碗就掉在地上打碎了。梁三老汉从稻地里泥脚泥手爬出来，躺在渠岸的青草上，没力气回家，生宝回到家里叫他妈提饭去给老汉吃。可怜的梁三老汉啊，他耽心有人夜里扒开水口，偷放走他稻地里的水，通夜就在渠岸的青草上睡觉哩。无情的蚊子把老汉的脸、胳膊和腿都叮肿了。但是老汉经常是一声不吭地干活，有时候脸上还露出幸福的快乐的笑容，在人们中间以自己重新变成一个庄稼人为无上光荣。为了少拉些账债，这家人狠住心一年没吃盐、没点灯……秋天，在拆掉三间房的地方，在榆树东边靠老草棚屋的一角，稻草垛堆得比草棚屋还高；但是可惜得很，他们从黄堡镇买了席片，却没有扎装稻谷的席囤子。交过地租，还过肥料欠债（一斗大米还一斗四升），剩下的被下堡村大庙里头的保公所打发保丁来装走了。生宝他妈趴在街

門外土場上的碌碡上，放聲大哭。生寶的妹子和童養媳婦見她哭，也跟着大聲嚎叫，好象送葬一樣，送走了剩餘的稻穀。生寶擰着濃黑眉，撇着嘴，多少日子一句話也沒有。任誰也問不响他一句。他變成啞巴了。

梁三老漢彎着腰，跟在生寶屁股後頭喃喃着。

“寶娃，甭難受哩！頭一年，這是頭一年，咱家沒底底。忍耐些吧，種幾年庄稼以後就好了。”

“種幾年？這麼多人，吃啥哩嘛？”生寶凶極了。

“吃啥哩？俗話說得好：借得吃、打得還，跟上碌碡吃幾天。要不，怎麼辦呢？該比熬長工強吧？多得些柴禾。”

好吧！有什麼辦法呢？總比睡在財東馬房裏強！生寶漸漸鬆開了濃眉，重新干起活來。

又過了兩年，梁生寶被拉了壯丁。梁三老漢堅定地賣了大黃牛，贖他回來。為了避免再一次被拉走，打發生寶鑽了終南山。十八畝稻地退還了呂老二，改租給旁人了。這是命運的安排，梁三老漢既不氣憤，也不怎麼傷心，好象境況的這一發展是必然的一般，平靜而且心服。看破紅塵的老漢，要求全家人都不必難受。他認為和命運對抗是徒然的。

再也聽不見牛叫的草棚院裏，老漢、老婆、閨女和童養媳婦，靠着梁生寶不定期地從終南山裏捎回來的錢，過着飢寒光景。老兩口頭上都增添了些白頭髮，他們顯得更加和善、更加親密了。他們沒有什麼指望，也沒有什麼爭執，好象土撥鼠一樣靜悄悄地活着。生寶他媽領着閨女和童養媳婦兩個十三四歲的女孩兒，春天在稻地南邊的旱地裏去挖野菜，夏天到北原上捺麥穗，秋天在庄稼路上掃落下的稻穀，秋天在復種了青稞的稻地裏拾稻糠。人們贊美這對老夫妻，災難把他們撮合起來，災難使他們

更和美。梁三老汉忌了旱烟，拄了棍，咳嗽着，哼哼唧唧，喉嚨里呼嚕嚕地响着永远咳不完的痰，喘息着。生宝他媽給老汉輕輕地捶着鼓起来的干瘦脊背。她常常用她那当年曾經漂亮的而現在滿被密密的皺紋包围起来的眼睛，忧愁地盯着老伴，問：

“生宝他爹，你觉着怎么样呢？”

“我，死不下的。我，哼哼，吭！吭吭！”一陣难以遏止的咳嗽……

他們再也不提創家立业的事了。

二十年过去了。

一九四九年的夏天，湯河上出現了一九二六年軍閥刘鎮华围西安以来最大的兵荒馬乱。下堡村的人，紛紛收拾北原崖上的暗窟；蛤蟆滩的人，家家戶戶在院里外人不容易察觉的地方挖地洞。讓小伙子 and 年輕妇女在里头躲藏起来吧！不得了，风声险恶极了。說渭河以北潰退下来的国民党軍，見东西就拿，見小伙子就拉，見年輕女人就要糟蹋。阿弥陀佛！他們的末日終於到了？在北原那边，沿隴海鐵路和县城的方向，大炮响了几天了。有一天夜間，下堡村、黃堡鎮和蛤蟆滩，所有的狗直咬了一夜。梁三和他老婆把閨女和童养媳婦藏起来，老两口蜷曲在草棚屋里，通夜也沒合过眼皮。他們听見湯河北岸的馬路上，人声、牲口声和車輛声不断，却不敢出街門外去看一看。第二天早晨，湯河两岸死一般地沉寂，沒有一個人影。到吃早飯的时候，有人來敲街門，吓得全家人抖擻，出去到院里一听，原来是梁生宝不知从什么地方跑回家來了。他眉飞眼笑，高兴地跳着，大声喊道：